



中国孩子
Chinese Children

幸福来敲门

黄蓓佳 著

2009

任小小

任小小

勇敢承担的
“小当家”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任小小 2009 · 幸福来敲门 / 黄蓓佳 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

(中国孩子)

ISBN 978-7-5063-9071-2

I. ①任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77594 号

中国孩子：任小小 2009 · 幸福来敲门

作 者：黄蓓佳

责任编辑：左 眩 邢宝丹

装帧设计：孙惟静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30 × 193

字 数：110 千

印 张：6.625

印 数：001-15000

版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071-2

定 价：2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2009



目 录

一	我的爸爸是“宅男”	1
二	砸在爸爸脑袋上的新工作	20
三	超级棒的作文	46
四	爸爸想做个负责任的人	63
五	总有些事情让我们意外	77
六	做人真不能有污点	89
七	少年犯的故事让爸爸伤心	104
八	爷爷冲过来兴师问罪	120
九	事情怎么变成了这样	135
十	圣诞节的礼物	152
十一	非同寻常的平安夜	165

十二	爸爸要打一场官司	181
十三	爸爸像太阳一样崭新	198

2009



Chinese Children

— 我的爸爸是“宅男”



我的本名叫任小小，可我在学校里却有个很俗气的绰号：小当家。一开始有人叫我这个带有女性意味的绰号的时候，我恼火，气愤，不顾一切地跟人家打过几架。没用。我的同学们仍然嬉皮笑脸地，唱歌一样地在嘴边挂着这三个令我耻辱的字。我爷爷用他当局长的口气告诫我：如果你不能阻止一件事情的发生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。我听从了爷爷的话，每当有人喊我这个绰号时，我会非常“好莱坞”地耸耸肩，抛过去一个傲慢至极的笑。我的同学就吓住了，心里反而惶恐起来，想，不见得这是一个颂扬美德的词儿吧？

实际生活中，我的确照管着我和爸爸两个人的家。你

比如说，下午放学后，老师会提醒：想上课后辅导班的同学留下，想在学校里完成作业的同学也留下。这时候，我会在全班同学的注目下兔子一样地蹿起来，拎上我的早已经收拾好的书包，急匆匆拉开座椅，往教室门外跑。我听到了身后嘻嘻哈哈的嘲笑声，可我坚定地不回头，噔噔噔一口气地奔下楼梯，穿过操场，夹在那些蹦蹦跳跳的一年级的小孩子当中，闪出学校的大门。

你也许会想，我的爸爸是不是身患绝症呢？又或者，是不是一个残疾人呢？他干吗需要一个八岁孩子的照料呢？

如果你真是这么想，就大错特错了。

我爸爸出生在1980年1月1日，今年刚满三十。很年轻吧？有一次他带着我去参加一个网友聚会，人家看到我之后惊呼：“哎呀任意，你还有这么小一个弟弟！你爹地了不起，老当益壮啊！”我爸满脸通红，再也不好意思解释什么，笑了笑，算是默认。从那之后，我干脆管爸爸叫“老哥”，我爸呢，大着嗓门儿答应，眉飞色舞的，显然对这个称呼挺享受。

由此看来，我爸爸其实是不乐意早早地成为一个爸爸的。

我们班的女同学都认为他长得超级帅：身高一米八，皮肤是小麦色，国字脸，高鼻剑眉，尤其是他的睫毛，又浓又密，毛茸茸的，很像美国电视剧里的偶像级明星。在他的脸颊下方，有一块结结实实的咬肌，当他生气和发怒时，甜枣大的咬肌就在皮肤里上下滑动，像一只跳来跳去的小老鼠。不过呢，这样的時候真不太多，大多数时候我爸爸是迷迷瞪瞪的，懒散和消极的。他总是窝在家里不出门，夏天只穿着一条沙滩短裤，上身打赤膊，脚上趿拉一双浅蓝色的泡沫拖鞋，连头发都剃光，免得他费事打理。冬天他裹着一身棉睡衣，脚上套着有“凯蒂猫”图案的毛绒鞋，头发虽然留到了一寸长，却是横七竖八地支棱着，一瓶“沙宣”牌的男士发膏，他用了两年才用去一小半。报纸上对我爸爸这样的年轻人有个称号，叫“宅男”。我认为很形象。可我把报纸拿去给爸爸看时，他懒洋洋地瞥一眼，拖长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一个网名啊，怎么上报纸了？”

甭管是谁发明创造的词儿，说的就是我爸爸这样的人。

想想看，我放学怎么可以不回家，不费心照料我的爸爸呢？如果不给他把晚饭买回去，他要么叫外卖，要么抓

两筒薯片混日子。外卖我已经吃够了：盒饭总是鸡腿和排骨，煮成酱黄色干巴巴很可疑的模样。麦当劳的牛肉汉堡令我作呕。炒面里的油脂有一股哈喇味。而且，报纸和电视上都说了，麦当劳是垃圾食品，外卖盒饭吃多了会得脂肪肝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指望我爸爸会像我同学的妈妈们那样，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，去菜场买新鲜的菜和肉，回家又洗又煮，煎炒烹炸，弄出一桌子热腾腾的美味，等着家人上桌。我没有那份福气。我每天放学时从菜场旁边的小吃店里买回主食，包子或者是烧卖，也有时候是发糕，拿回家里后，微波炉转两分钟加热。然后从冰箱里搬出一个保鲜盒，同样用微波炉加热。保鲜盒里要么是梅干菜烧肉，要么是红烧带鱼，卤猪肝，爆炒鱿鱼片，诸如此类。这是我的外婆和新奶奶轮番做好了送到家里来的。她们同时会带来洗干净的小白菜、菠菜、西红柿、丝瓜、茼蒿……同样储存在冰箱里，我爸爸可以很不费事地利用这些原料，打进去一两个鸡蛋，做出一份不算美味但是营养足够的汤。

我熟悉小吃店里每一样面点的价钱：肉包子一块二，菜包子六毛，烧卖一块，发糕五毛，豆沙包七毛。我也熟悉菜场里每一种生鲜食品的价钱：鲫鱼七块八，西红柿一

块六，青椒三块三，后腿肉……不过我没有买过菜，我只是习惯了路过时瞥一眼标价牌。我想总有一天，到我再长大几岁之后，我会代替外婆和新奶奶，承担为爸爸买汰洗煮的任务。

这样说起来，同学们喊我“小当家”，其实很贴切，有嘲笑的意思，但是没有无中生有的诋毁。我不能接受，是我的自尊心作祟。

顺便说一句，我爸爸不是吃城市低保的人，也不需要我爷爷拿钱贴补给他用。相反，足不出户的爸爸有能力养活他和我。他工作的内容，我一说大家就会懂：他是个网络写手，靠着替别人打理博客挣钱。开博客的大多是名人，娱乐明星、体育明星、电视名嘴、股评家、健康顾问、收藏高手……林林总总。这些人其实都很忙，今天北京明天上海地当着“空中飞人”，压根儿没有太多时间更新自己的博客。也有些人是没有能力，比如体育界的大腕、文艺界的大腕，让他（她）打球作秀可以，让他（她）在博客上谈谈人生，谈谈感慨，谈谈国内外见闻，捎带着指桑骂槐地攻击一下竞争者，他（她）们写得出来吗？写得出来也没那个耐心写呀。这就需要雇上一个我爸爸这样中文系出身的“准文学家”，有很多时间，有一点

儿情调，有不多不少的见识，有机智漂亮的文笔，隔三岔五地替他（她）捉刀写篇博文贴上去，让广大网民们惊喜一下也满足一下。

我爸爸的手里，不定期地保持五个到十个优质雇主，钱多人傻，愿意买我爸爸那些小情小调的博文。我曾经拐弯抹角地向他打听，他的雇主们都是哪些大名鼎鼎的明星，我好说出去向同学们炫耀炫耀。可我爸爸死活不吐一个字。他说这是“职业道德”，人品问题，就像医生不能透露病人的病情，律师不能泄露委托人的案卷一样。我爸爸说，正因为他在这方面做得好，有信誉，他的雇主才会源源不断，他才有能力养活我，供我上学。

我爸爸挣钱最多的一个月，银行卡上打进来一万多块钱。了不起吧？

当然，我爸爸说，这活儿也不容易，写每篇博文时，他都得把自己化身为“博主”，说着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话。球星是球星的口吻，演员是演员的做派。不能露怯，不能穿帮，更不能把文章写得没滋没味。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，尤其是深夜来临时，我爸爸就目光炯炯地端坐在电脑前，噼噼啪啪地敲键盘，自己写，也看别人怎么写。还得临时“充电”，补充与雇主们有关的各行各业的知识，

关注时事政治、小道新闻、社会热点，包括网友的辣评。

也因此，每天早晨我被闹钟唤醒起床上学时，我见到的从电脑前撤退下来的爸爸，总是两眼通红，胡子拉碴，歪头耷脑，“癞狗扶不上墙头”的模样。我不得不改变角色，当他的“老哥”，替他热牛奶，烤面包，看着他囫囵吞下去之后，送他上床睡觉。

这一觉，他基本上要睡到我下午放学回家。睡足了觉的爸爸，才能在深夜里精神抖擞地敲出那些很八卦的废话。那时候的爸爸，脸色红润，印堂发亮，鼻尖上排列着细细的汗珠，双腿绷紧，上身挺直，就像一棵刚从地里拔出来的鲜嫩鲜嫩的水芹。

我妈妈叫桑雨婷，爸爸喜欢喊她“小胖”，其实她一点儿都不胖。她不仅不胖，甚至是相当苗条，个高，腿长，走起路来，脚尖成一条线，不认识的人会以为她是时装模特儿。这么漂亮的妈妈怎么是“小胖”呢？我认为这是爸爸用他的个人喜好把妈妈“妖魔化”了。也许爸爸幻想中的好女人，就应该是胖胖的，乐滋滋的，围着布裙做这做那，浑身上下都冒着热腾腾的奶汁的气味。

爸爸在电脑上翻查他们从前的照片时，经常冒出一

句话就是：“小胖那时候多纯洁。”有时候还说：“小胖那时候最喜欢哭，打一针都会哭。现在她不哭了。不哭的女人最可怕。”

他们两个人是青阳老乡，又是同学，大四的时候在外面租房子住，一不小心就有了我。爸爸解释这件糗事的时候，反复强调说：“少男少女呀。”爸爸想减轻他的责任。二十二岁的人哪里是少男少女？根本的原因是我爸爸做任何事情都不思前想后。

怀孕的妈妈很害怕，不敢告诉我外婆，一个劲儿地躲在出租房里哭。爸爸对她“喜欢哭”的印象，大概是从那儿来的。可是妈妈是个女孩子呀，她不哭又能够怎么样？他们也试图去医院打胎，一共去了三次，每次都以妈妈哭着回头而告终。她怕疼，也怕羞，还可能她在意识深处是喜欢我的，舍不得把我在花生米那么大的时候就杀死。

遮遮掩掩地毕了业，爸爸妈妈回到青阳老家，赶快领结婚证，用报纸上写明星绯闻的话，就是“奉子成婚”。婚姻登记处的人惋惜地说一句：你们都是刚刚才到法定结婚年龄啊。两家的父母都气坏了，都说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，哪有不立业就成家的？等你把家庭操持好了，再回头去找工作，你的同龄人差不多把你甩出去十万八千里了。

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一恼火，把他们两个人扫地出了门。好强的外婆甚至宣布要跟桑雨婷脱离母女关系。爸爸妈妈又没工作又没钱，可怜巴巴地挤在一间出租屋里，靠大学同学和中学同学接济着混过去几个月。本来以为惨淡的日子要持续很久，却不料等我一出生，四个老人在医院里看到我的第一眼，就决定回心转意，原谅两个年轻人的“少不更事”。外公外婆急急忙忙地打扫房间，把女儿和外孙接回家“坐月子”。爷爷奶奶忙着四处看房，最终掏钱给爸爸买下一个两居室的公寓。七八年之前，青阳的房子实在不贵，要是放在现在，掏光几代人的积蓄也买不起了，这是我爷爷的话。

有了房子，有了孩子，我爸爸是不是应该振作精神，找一个工作，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了？爸爸好歹也是省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考公务员，当老师，去企业谋个白领职位，不应该特别困难吧？

可我爸爸不这么想。老婆和孩子由丈母娘家养着，他一个人晃晃荡荡，父母家混顿中饭，岳父母家混顿晚饭，从来不觉得生活有什么压力。要是爷爷唠叨得紧了，摆着脸子，他就干脆不再上门，一个人躲在住处吃方便面拉倒。他振振有词地宣布：“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宁缺

毋滥。”僵到最后，还是心疼儿子的老人们投降，隔三岔五地，奶奶拎着大盒小盒烧好的菜肴上门，爷爷绷了脸跟在后面，给他热好菜，盛好饭，看着他吃，捎带着帮他收拾屋子，拖地擦灰，最后长叹一声走人。

我看报纸上评论我爸爸那一代的独生子女，所谓的“八零后”，得到的印象是：他们都有点儿没心没肺，得过且过，浑不吝的样子。我觉得那是他们的父母太宠他们了。到了我们这一代就会不一样。我们的父母只会宠自己，不那么宠我们，我们就要自己照管自己长大。我们是孤独而又坚强的一代人。

日子如果这么混搭着过下去，就没有后来我爸爸妈妈离婚的事情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女人的欲望总是比男人来得更强烈，这是我从一本励志类的书上看到的。我爸爸妈妈的情况的确如此。妈妈先觉醒，认为他们两个人还年轻，不该如此浑浑噩噩过上一辈子。妈妈那时已经给我断了奶，身体很快恢复到少女状，甚至比少女时光更鲜润。她肤如凝脂，曲线玲珑，走在青阳大街上顾盼生姿。爸爸后来对我说过：“你妈妈那时候脸上有风情了。”我不懂“风情”具体是什么意思，我猜测，就是妈妈能让很多人着迷。

在那一年里，他们频繁得到大学同学的升迁消息。有人出国了，有人读研了，有人进了政府机关，人五人六地当起了领导秘书，还有人接手家族企业，开始了“富二代”的创业路程。可是我的爸爸，不可救药地迷上了网络游戏，满足于饥饱不愁的“自由人”的生活。有“风情”的桑雨婷恨铁不成钢，跟我爸爸几番争吵哭闹后，选择了离婚这条路。

公正地说起来，这事不怪桑雨婷。我爸爸长得这么帅，文章写得这么好，如果不是绝望透顶，傻子才舍得跟他离婚。

桑雨婷把我交代给了外婆，独自回到她大学时代熟悉的省城。她先在一家外贸企业找到了工作，由工作关系而结识了一个来自澳洲的红酒经销商，很快被名牌皮包和一颗钻石打倒，住进了澳洲商人的别墅。结果她发现，自己莫名其妙就成了人家的“二奶”，商人在澳洲是有妻子有孩子的。桑雨婷怎么可以容忍这样？甩了对方一个耳光之后，愤而离开，把那栋该死的别墅远远抛在身后。

时间不久，桑雨婷陷入第二次恋爱。这回是姐弟恋，那个男孩儿在酒吧里当歌手，模样肯定是山清水秀的，可是结识了桑雨婷之后，他反过来拿桑雨婷当取款机，不断

从她手里弄钱，吃摇头丸，打麻将，呼朋唤友，闹腾得不亦乐乎。桑雨婷同样接受不了，几番地死去活来之后，恋情再一次终结。

我爸爸非常同情她，谈起她的时候总是说，“小胖不容易”，“小胖受苦了”，“小胖怎么总是遇人不淑”。言下之意，还是自己的“宅男”日子最舒坦，当初她真不该离开他。

桑雨婷呢，每次回青阳看望我和外公外婆时，也觉得这些年的漂泊并不值当。她当着我的面对外婆说：“论到结婚过日子，还是同龄人最靠谱。经历呀价值观哪都差不多，容易说到一块儿去。”

外婆赶快怂恿她：“那你回来，回青阳，你跟任意复婚。小小一晃都八岁了。”

桑雨婷迟迟疑疑说：“任意还是不肯找一份正式工作吗？”

我马上明白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，她期待由我来把这层意思转达给我爸爸。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，我就白白被外婆称为“小人精”了。

可是我爸爸不领情。那天我复述完了桑雨婷的意思后，我爸爸皱紧眉头看着我，极为失望地说：“小胖这人